

一个家庭的真情告白：谢谢你，我爱你，对不起！

文/新华社记者 彭卓李铮 摄影/新华社记者 杨青

他们是彼此生命中，最重要的人。
曾经，命运开了个玩笑。原本平顺的时光，突起血色波澜。

身为交警，执行公务中横遭车祸。壮年之际，瘫痪卧床。

还好，有贤妻孝女，有热血战友，有暖心组织。他们筑起爱的壁垒，跨越悲戚、携手同行，将苦楚渡化为诗酒，在黑夜中孕育希望。

噩运在左，我们拉你向右。

我爱你，我的父亲母亲！

我叫董格妍。

我的爸爸董学坤，是铁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银州区二大队的一名交警。

爸爸热爱交警事业。二十九年前，正在执勤的他，看到一位漂亮女孩想闯红灯，严厉劝退了她，告诉她“宁等三分，不抢一秒”。

爸爸对女孩一见钟情。三年后两人结婚。又过了两年，我出生。

我从小为爸爸骄傲，觉得那样高大、健壮的他，会永远是顶梁柱、保护伞。可我没想到，顶梁柱会突然坍塌。

2010年5月10日夜里，正在执勤的爸爸被一辆小轿车撞飞，头部着地，颈椎骨折，警服被鲜血浸透，陷入昏迷。

爸爸清醒后，发现自己瘫在床上，全身上下只有脖子以上能动，半辈子要强的他几乎失去了生存的意志，妈妈扑在爸爸身上，哭喊着哀求：“只要你活着，咱们这个家就还在！”

那时我读初三，还有一个中考，妈妈不肯耽误我的学业，硬把我撵回了学校。妈妈自己却着急上火，满脸都是红肿的“大毒包”，饭顾不上吃，觉顾不上睡，成宿成宿地给爸爸按摩，半个月瘦了十多斤。

中考前一天，妈妈赶回铁岭陪我考试。睡到半夜时，妈妈抓起我的腿就开始按，我愣住了：“妈，是我！我爸还在医院呢！”妈妈一把将我紧紧抱在怀里，哭着说“闺女，对不起！”摸着妈妈肩胛后背上，一块块瘦得凸起的骨头，我也心疼地哭了。

我考上了铁岭最好的高中。放榜那天，我笑了，爸爸妈妈却泣不成声。在沈阳进行7个月的康复治疗，爸爸身体有了很大起色：可以坐立，也可以正常说话、吃饭。

回家康复后，妈妈辞了工作，没请保姆，自己全职照顾爸爸。爸爸大小便失禁，妈妈不停地洗床单、被褥、换衣服，给他翻身、按摩、洗澡，“你爸利索了半辈子，不能让他受窝囊”。

这么多年来，爸爸身上没有过怪味，从没起过褥疮，身上和家里总是干干净净，任谁来都感慨“根本不像是有病的人的家”。可妈妈双手常年泡在冷水搓搓洗洗，反复裂口、结痂，手指布满厚厚的老茧。

妈妈常年架着我爸，一点一点地在家迈步锻炼。因受力不均，如今妈妈右胳膊比左胳膊粗了一圈，右手掌比左手掌厚了一层。

为了给爸爸加强营养，妈妈节衣缩食，九年来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，有好吃的先紧着我爸：剥一枚咸鸭蛋，爸爸吃咸蛋黄，妈妈吃咸蛋清；炒一碗肉片，妈妈都塞到爸爸嘴里，自己啃馒头配青菜。

爸爸看妈妈太瘦了，想把肉给她吃，妈妈说啥也不肯，一个劲儿地嘱咐我爸“都吃了”，说他是在鬼门关捡了条命的人，“可得好好养着”。

妈妈告诉我，当警察是爸爸毕生的梦想。在岗位时，爸爸是交警支队的业务尖子，甚至受伤瘫痪后，也从未有过一句“后悔做警察”的怨言。“嫁给一个好警察，就要当一个好警嫂。警嫂的荣誉哪是那么容易得的！”

说一句“爱你”容易，做一辈子“爱你”很难。谢谢你，我的爸爸妈妈，让我始终相信爱情，坚信梦想与执着的力量。

对不起，我的爸爸妈妈！我成长得这样慢，没能早一点分担家庭的重担。你们放心，未来咱们家，一切都有我。



董学坤在家人和同事搀扶下走路



姜晓春帮助董学坤锻炼身体



董学坤（左二）和同事在一起



董学坤和女儿董格妍合影资料照片

对不起，我的爱人！

我是董学坤。

我是父亲，是丈夫，是残疾人，是人民警察，还是一名老党员。

很多人觉得我命惨，才40岁出头，就瘫了。

残疾后，我不能外出执勤，不能在家做饭。原本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老爷们，成天瘫着，确实挺窝火。

我也很知足。媳妇对我不离不弃、悉心照料；组织对我关怀呵护，用大爱扶起小家，让我这个瘫在床上的伤号，再次站了起来。

我做交警时，每天奋战在车水马龙中。后来当事故交警，专门处理形形色色的交通事故，见到了太多“抢一秒”“不小心”造成的人间悲剧。

交警事业是我愿意用生命捍卫的梦想。入职那天起，我就告诉自己，要行得端、立得正，守护道路的安宁。只是没想到，那个险些被死神光顾的人，是我自己。

兄弟们！虽然我去不了一线，但会在家中为你们加油，也请你们千万照顾好自己，别让悲剧再重演。

这些年，组织和兄弟们对我的付出，我都看在眼里，恩在心中。我走不了路，每个月的党费和每年2000元的警察英烈基金，都拜托媳妇帮忙去单位交。每次我都叮嘱她，这是政治任务，马虎不得。

有人问我，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次，还会做警察吗？当然会！

做警察是我这辈子的使命。有机会守护大家，维护这座城市的交通安全，我活得值得，心里踏实。

闺女，对不起。每次我一提“亏待了你”，你总是打断话茬，呛声道“一家人，说那话就多余了”。有你这样的好女儿，爸爸知足。

闺女，现在你也加入了警务人员这个大家庭，爸爸希望你踏实工作，不要辱没老董家的信条——不要只当一阵子的好警察，要当一辈子的好警察。

媳妇，对不起。这辈子你跟了我，受苦了，让你如此操劳，流了那么多眼泪。

媳妇，若爱有来生，请你一定再嫁给我，换我好好呵护你、照顾你、补偿你！

谢谢你，我的兄弟姐妹！

我叫姜晓春，是董学坤的妻子，董格妍的母亲。我曾怨恨命运：丈夫瘫痪，女儿年幼，家庭重担落在我身上。

还好，有一群兄弟姐妹，始终在我身边，帮我挺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。

2010年学坤出车祸时，铁岭医院医生说，在铁岭治，治好了最多是个植物人。如果转院到沈阳，可能治得好，也可能人半路就没了，让我自己拿主意。

我懵住了，抱着女儿号啕大哭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是学坤的领导、铁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银州区二大队大队长刘峰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学坤是我兄弟。这个主，我做了！”

转院救护车上，医生让家属托住学坤脖子，以免路面颠簸二次损伤。又是学坤的同事、交警支队银州区二大队教导员刘东，二话不说钻进救护车里，跪在地上，弓着腰、低着头，双手卡在学坤脖子

两侧，一个小时一动不动。

学坤住院的日子，交警支队同事们排了班，利用休息时间帮忙打饭、打水、擦身、跑腿……病友家属见状问我：“大姐，你家干啥的？咋有这么多亲戚当警察？”

九年来，这些学坤的同事们、战友们，就是我家最亲的亲戚，就是我的兄弟姐妹。学坤受伤后，工资和补助一直照发，隔三岔五这些兄弟还来家里擦玻璃、洗窗帘、清扫、买菜。

每年春节、中秋，这些兄弟们都带着吃的来，一起热热闹闹地看晚会。每年我和学坤生日时，兄弟们还拎着蛋糕、捧着鲜花来给我们过生日。

闺女考上大学，家里钱不够，是支队兄弟们捐款凑了2万元钱。刘峰大哥还自己掏钱，让闺女去考驾照，“爸爸是交警，女儿怎么能不会开车？”

闺女大学毕业后，考上了一家银行，每个月4千多元工资。可我寻思着，要

不还是考辅警吧，就去她爸单位，每天早点儿去、晚点儿走，多干点儿活，也算是有个机会报答。闺女一听就同意了，虽然干辅警一个月还不到两千元钱，但她是真心愿意，要“向这个温暖的集体报恩”。

闺女穿上警服那天，她爸可高兴了，激动地一个劲儿说：“我闺女，真好看！”自己这辈子做警察没做够，没想到女儿接过了“接力棒”。

我曾经问闺女，长在这个家里，委屈不？

闺女说，虽然爸爸受了伤，行动不便，但爸爸妈妈都在，都很爱她，自己家和别人家没什么不同。

“如果说有什么不同，就是因为交警支队的这些叔叔阿姨们，家里多了很多亲人，多了很多的爱。”闺女说。

谢谢你，我的兄弟姐妹们。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不知道该如何熬过那些艰难岁月。是你们，始终拉着我的手一起走。